

电影文学剧本

绿色的沙漠

玛拉沁夫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5.7

绿 色 的 沙 漠

玛 拉 沁 夫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7×1092 1/32 印张：3.125 字数：70千

1974年10月第一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0,410册

统一书号：10089·70 每册：0.21元

人 物 表

娜仁花：二十六岁（按出场時計，下同）

纳木尔：六十多岁

布洛干：四十多岁

晋 华：二十一岁

哈 吐：二十二岁

拉格瓦：五十多岁

塔 拉：四十多岁

塔 妻：四十多岁

鲁新志：二十七岁

苏 格：二十六岁

莎 仁：二十岁

桑 布：五十多岁

赵大夫：二十七岁

巴达玛：五十多岁

解放军干部：四十多岁

达木林：四十多岁

丹 巴：五十多岁

第一章 大漠滚滚

狂风翻腾起整个沙漠，遮天蔽日。

在那黄尘腾起处，地动马嘶，只见一群马，顺风跑散，牧马人迎着风沙在追拦。

此刻，从马群上面望过去，远处沙山上隐约可见一个骑者的身影。变焦距镜头：那位骑者就是娜仁花：白马，红袍，健美。

山下，大漠滚滚，沙尘漫漫……

娜仁花望着那狂风飞沙，望着被流沙迅速侵没着的牧场，动情地想（画外音）：“千百年来，在我们这里，风沙就是这样为非作歹！……我们一定要治住它！”

风沙愈猛。

忽然画外传来牧马人的呼喊声：“把马群拦住！拦住……前面是湖水！”

娜仁花转身勒缰：“呵，马炸群了？”

她观察了下情势，两腿猛夹马肚……

在飞奔的马背上，她的前胸紧贴着蓬乱的长鬃，两眼直盯着前方。

在狂风中跑乱了的马群，象洪水般涌了过来……

娜仁花接近马群，压住边侧，极力想扭转方向，几经搏斗，没有做到。

这时马群已经涌到了湖边。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娜仁花

为了不使马群落湖，毅然冒着自己连人带马落湖的危险，紧贴着湖边，以力挽狂澜的大勇，奋力拦引，最后终将马群引到沙滩的方向。

在一处洼地，马群被拢住了。

牧马青年哈吐策马过来，认出娜仁花，喊：“娜仁花同志！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？”

娜仁花：“这不，刚回来！哈吐，马群怎么回事？”

他们的坐骑在狂风中不能停立，喷着鼻气，不停地捣动四蹄。

哈吐：“达木林社长调马群；马群一动脚，风大，就拢不住了！”

娜仁花：“调马群干什么？”

哈吐：“咳！你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一阵子，咱们这儿出的怪事，几大车拉不完！”

娜仁花：“拣大个儿的，给我说说！”

哈吐：“头号怪事，达木林社长决定全公社百分之九十的劳力和畜力都离开这儿！”

娜仁花：“哪儿去？”

哈吐：“说是为了度过灾荒，一部分拉脚赚钱，一部分搬家逃荒！”

娜仁花：“噢？”

哈吐：“这不，把我放的这一群马也劈三瓣：三分之一拉脚，三分之一逃荒，三分之一卖掉……”

娜仁花：“卖牲口？”

哈吐：“达社长说，这是旗委副书记塔拉同志同意的，可咱们这儿，好多干部、社员都想不通；我，干脆反对！”

公社院里车马很多，人来人往，十分忙乱。

拉格瓦副社长手里拿着物品登记表、人员花名册，正在组织拉脚和搬家的准备工作。苏格、鲁华、莎仁骑马跑进公社院。

苏格跳下马问：“爸爸，对到外地去逃荒，群众有那么多意见，公社领导怎么不听啊？”

在一旁兴高采烈地修理车具的上中牧桑布，接过话说：“还提啥意见！达社长说得好：‘拉脚赚现钱，搬家度荒年’，小伙子，这次拉脚，工钱大，一块去吧！”

苏格：“娜仁花走之前，跟大伙研究过咱们公社的生产规划，都出外逃荒，这儿的工作怎么搞？”

莎仁：“遇上点灾害，就套拉着脑袋去逃荒，我们坚决反对！”

拉格瓦：“别把话说得那么刺耳，什么逃荒？”

桑布：“哎，就算是逃荒吧，咋的，该逃也得逃！”

青年们：“我们不去！”

拉格瓦：“哎，哎，骑马别往泥潭里骑，说话别往吵架上说，你们这是……”

达木林社长从公社办公室出来：“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”

桑布忙迎上去：“达社长，你费劲败力给各大队找了度荒的地方，赚钱的门路，可他们拿娜仁花的旗号吓唬人，说不去。”

达木林：“嗯？为什么？”

鲁华：“娜仁花同志去北京之前，安排好叫我们一手抓今年的抗灾保畜，一手抓长远的治理沙漠规划，这您是知道

的……”

达木林：“治理沙漠？喝喝喝，说的比百灵鸟唱的还好听！这古老沙漠，海海漫漫，无边无际，谁能治理它？自古以来有治山治水的，谁听说治理过沙漠？嗯？”

“我来回答这个问题！”——是娜仁花的声音！

她骑着马出现在大门口。

众惊喜地：“娜仁花同志！”一齐向她拥去。

有人在喊：“娜仁花同志回来了！”

娜仁花一跳下马，就被群众团团围住，说不完的一句句热情的话，握不完的一只只有力的手……

当娜仁花走过来跟老贫牧纳木尔握手问候的时候，纳木尔向她问道：“你这次进北京，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吗？”

娜仁花无比兴奋地回答说：“见到了！”又转向众人：

“同志们！这次我们参加首都国庆十一周年庆典，不但看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健步走上天安门，而且在国庆宴会上，我又幸福地跟毛主席握了手！……”

群众一听沸腾起来，情不自禁地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万岁！”

娜仁花：“同志们！我还从毛主席身边带回了一件东西！”

群众：“呵！从毛主席身边带回来的东西？”

娜仁花：“你们猜是什么？”

众：“什么东西呀？”

娜仁花从挎包里拿出用红绸包着的一只又红又大的苹果！她高高举了起来：“你们看！”

群众相拥，争着：“苹果！”

娜仁花：“这不是一只普通的苹果，是从毛主席那儿带回

来的！在国庆宴会上毛主席接见我们的时候，慈祥地微笑着跟我们问这问那，还把这一个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递到我们手里，当时我激动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在心里默默地向伟大领袖宣誓：毛主席！有您给我们力量，我们一定要把荒凉的沙漠，改造成富饶的绿洲！”

群众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！毛主席万岁！”

娜仁花：“我特意把这只苹果带回来，就是要让这苹果，在咱们沙漠上生根、开花、结果！”

纳木尔：“这就是说，要改造沙漠！”

鲁华：“改造沙漠，才能长出苹果树！”

娜仁花：“是啊，我们就是要治理沙漠！达社长，刚才你说有治山治水的，没听说谁治理过沙漠。叫我说：能治山，能治水，就能治沙漠！我刚回来，有些情况还不够了解，对搬家逃荒，群众有意见，我们召开公社党委会再研究一下。”

公社办公室。

娜、达、拉、纳已经到场。

达木林看了下手表：“时间已经到了，还有几位没有来。”

娜仁花：“稍等一会儿吧，今天是临时通知开会的。”

达木林：“也好。我还正想跟你谈谈心呢。”

纳木尔：“我们在这儿，不碍事吧？”

达木林：“这说到哪儿去了！”掏出香烟，“给，给！”喊了两声，往纳木尔和拉格瓦那儿，高高地各扔过去一支香烟。他又点着烟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我达木林有心想把党的工作做好，但是你也了解，我是个穷要饭的出身，文化不高，工作上可能漏洞不少。就拿这次组织度荒来说，我认为在这

样的灾年，如为群众着想，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。可是你一回来，就闹得群众七嘴八舌九股劲，我觉得工作不太好作了。”

纳木尔从旁插言：“哎，娜仁花回来之前，社员里头也不都是唱你那一个调的。”

拉格瓦却不说话，低头抽烟。

娜仁花：“达社长，靠逃荒过日子，可干不成个社会主义呀！”

达木林：“但是，小灾小倒场，大灾大搬家，这不是我达木林的创造。”

纳木尔：“那是老说道啦！”

达木林：“对，是我们牧区常年形成的一种传统习惯。”

娜仁花：“我们不能叫旧的传统习惯捆住手脚呵！在牧区建设中，是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战天斗地、大搞草原基本建设，还是听天由命、靠天养畜、因循守旧、屈服于自然、作自然的奴隶？是走什么道路的大事呵！”

达木林：“道理是正确的！可是今年干旱、风大、膘情不好，在这儿牲畜怎么过冬噢？”

这时，有几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相继到场，娜仁花与他们一一寒暄之后，说：“我去北京之前，跟同志们商量过这个问题，这次回来又向旗委书记布洛干同志作了请示。咱们把工作分成两步走：头一步先把今冬明春的抗灾保育工作做好；第二步，明年一开春，咱们把队伍拉出去向大沙漠开战！”

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：“行！眼下各大队就应该发动群众，日夜苦战，风口夺草，为牲畜准备好过冬的饲草。”

另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：“再派人去旗里拉饲料粮，双管齐下。”

娜仁花环视了一下会场：“党委成员都来了，那咱们开会具体讨论一下吧。”

天刚蒙蒙亮。娜仁花家。娜、苏已起床，小孩还在熟睡。

苏格正在往马褥子里装行装：“这次我去旗里拉饲料粮，你是不是把跟达社长争论的问题，给旗委写个汇报，我给捎去。”

娜仁花：“我已经给布洛干同志用电话汇报过了。”

苏格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娜仁花：“完全支持我们的意见。”

她亲切地把蒙古式皮帽子给苏格戴上，说：“你们去旗里拉粮，要对路上的困难想得多一些。”

苏格：“这你放心。我去抓马，今天就出发。”说罢走出。

娜仁花的婆婆巴达玛从另一间屋走过来：

“你刚回来就起五更，赶大早的，什么事这么急？”

娜仁花给小孩盖好被子说：“今几个苏格出门去拉粮，我领着大伙儿去风口夺草……”

“什么叫风口夺草？”

“就是从风婆嘴边上把牲畜过冬的草夺下来。今年春旱，草没长好，入了秋风又大，牲畜过冬的草还没有落实呢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们是大早趁没起风去割草。好，我去烧奶茶。”

娜仁花感动地：“妈，我和苏格整天忙在外头，家里家外的话儿，全留给您一个人了。”

“哎，集体的事比家里事要紧。群众扶你，党信得过你，

你就把心全扑在集体的事上吧！”

天亮了，娜仁花骑马，慢步走过沙原。

有一人身穿红色运动服，脚穿白球鞋，以标准的运动员步伐，跑了过来。原来是鲁华。

娜仁花：“鲁华，你不分春夏秋冬总是锻炼哪！”

鲁华放慢步伐，跟在马旁：“每天早晨不出一身汗，一天不舒服，惯了。……您现在就去打草场啊？”

娜仁花：“是呵！”

鲁华：“您到我们家坐一会儿，我洗完脸一块儿去。”

娜仁花：“好，上来！”

鲁华一纵身，与娜仁花同骑一匹马，向她家的方向驰去。

鲁华家。

鲁新志给娜仁花倒着奶茶说：“给鉴定鉴定。”

娜仁花：“是你熬的奶茶呀？”说着品了品：“嗯，还真够味儿呢！”

他们都笑了。

鲁华在屋外刚洗完脸，擦着毛巾进来说：“哥！从明天起跟我一起早晨去跑步，白天去打草！”

鲁新志笑了笑对娜仁花说：“你看，我妹妹到这儿落户一年多，性格都象点蒙古姑娘了。这次我来，深感跟他们的思想差距越发大了。”

鲁华：“别说空话，谁叫你不来？一年就来看我嫂子一次，生怕我们这儿的風沙吹疼你的嫩脸皮！”

娜仁花：“看这炮打得多猛！哈哈！”

鲁新志：“妹妹，我跟你嫂子不一样，人家是大夫，哪儿没长病的？可我是学林业的，这儿满目黄沙，我来有用吗？”

听了这话，赵大夫很不自然地向娜仁花看去，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，先是赵大夫微微一笑，接着娜仁花也轻轻地笑了。

“鲁新志同志，你刚来，还没有真正认识沙漠。”娜仁花说，“其实沙漠才是你们林业工作者最好的战场。”

鲁新志：“沙漠是林业工作者最好的战场？”

娜仁花：“我们这里需要有千万个造林英雄。”

鲁新志困惑地：“沙漠上寸草不生，造林从何谈起？”

娜仁花：“我国沙漠总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三！这是多大的数字呵！现在，这么大面积的土地上，不但 不生长财富，反而沙漠天天还在向更大的面积扩散！如果我们把全国的沙漠，都改造成富饶的绿洲，那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会有多大的贡献！”

窗外，朝霞映红了沙原……

鲁新志：“娜仁花同志，你的想象力真丰富！”

鲁华：“什么想象，这是实际！”

娜仁花：“我有些想法，很希望向你们搞林业的请教，有空我再来。”

鲁华对娜仁花说：“咱们走吧，以后再跟他辩论！”

他们都笑了。

一阵欢乐的笑声——打草场上。迎着朝霞正在打草的一群姑娘们，看着哈吐跑来。

一个姑娘喊道：“胖子，怎么来晚了？”

哈吐：“我把马蹄表的劲儿上得足足的，还放在枕头边上也没听见它叫唤，这觉呵，没个睡够！”

娜仁花拿着芟刀走过来，排进打草队的行列，割草。

哈吐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睡过了站，晚来了一会儿。”

娜仁花：“哈吐同志，不要紧，等你抡起芟刀来，准能一个顶他们俩！”

哈吐：“就凭你这一鼓励，我也得一个顶他们仨！”

在一片欢笑声中，那个小姑娘说：“喝！胖子更胖了！”

哈吐：“连公社党委副书记都叫我哈吐同志，我就没个名儿啦？”抡起芟刀吓唬那个小姑娘，小姑娘在众人的欢笑声中跑走。

娜仁花熟练地抡着芟刀……

割倒的草，整齐地成了一条线。

娜仁花飞快地抡着芟刀，冲在紧前头。

姑娘、小伙子都不示弱，紧追其后。

一条条割倒的草线，越来越长了……

娜仁花流汗的脸……

远近沙梁上刮起一层薄薄的沙尘……

鸟儿贴着草梢低低飞过……

灌木丛传来尖利的风声……

娜仁花抬头观望天空，风渐起……

在风中，娜仁花同社员们一起往各种车辆上抢装牧草……

装满牧草的各种车辆，顶着狂风飞沙，在黄昏中行驶……

黄昏中，有一个人骑着马来到沙漠上。这时沙梁上一座被流沙半埋的喇嘛教白塔下站有一个黑影，那黑影看见骑者走近，便背脸站着，手里轻轻摇动一顶破帽子——显然是暗号。

骑者突然勒住马缰：“是你呀，鬼似的！”

黑影突然转过身来，一张凶恶的老脸：原来是牧主分子丹巴。

丹巴：“听说娜仁花要改造这块沙漠？”

那个骑者牵着马，背对镜头，观众始终看不到他的脸部。他说：“只要是改造沙漠，还分这块那块？”

“可要早点提防，绝对不能叫他们到沙漠上来闹腾呵——我的嘎西上尉！”

“我禁止你这样叫我！”

丹巴冷笑几声，说：“我这是在提醒你：就在这座白塔的正南一百五十步的地方，埋着你我两条命！……他们到沙漠上去闹腾，那地窖一旦被发现，你我就……”

“你呀，眼光短浅！”

“我眼光短浅？”

“你只知道就事论事地保你那个地窖，那能保得住？”

“那……那怎么才能保得住？”

“娜仁花不是常说，让社会主义在沙漠地区生根开花吗？要是果真象她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在这儿扎了根，那么你那个地窖怎样保也保不住，要想保住地窖，而且等有那么一天咱们还要打开它……”

丹巴按捺不住地：“啊，等有那么一天咱们还要打开地窖！”

“就是！我们要把失掉的天下，再一步一步地夺回来！那就要想方设法不叫社会主义在这儿干成，挖了他们这条老根，你那个地窖，不保也保住了。”

“呵，对呀！那我帮你作点啥？”

“一般情况下，不要跟我碰头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还是使用原来的暗号，平时不要乱接近人……但是从前给庙上当过管事喇嘛的桑布除外，他是你很好的传声筒。走吧！”

丹巴匆匆离去。

在沙漠里，桑布喇嘛背着一大捆草，微闭两眼，一边走路，一边轻声背诵经文，显出十分虔诚的样子。

牧主丹巴，用小车拉着一车砖从后头走来，见旁无别人，便搭话道：“桑布喇嘛！……”

桑布一惊，猛睁眼，问：“噢，谁？”

丹巴：“叫惯了，应当是桑布同志。喝喝喝，你好！”

桑布认出是丹巴：“你这个老牧主，老实点！”

“哟哟，别吓唬我了，……来吧，把草放到车上，我给拉回去。”

“不用，在这儿歇歇脚就行了。”

丹巴帮他放下草捆：“不是说全公社逃荒搬家吗，你还老远的打草干啥？”

两个人背着风坐在沙地上，抽起烟来。

桑布：“达社长把地方都联系妥了，娜仁花从北京一回来就给顶了，不搬了，唉……”

“今年春旱秋风，可不是好兆头呵！”

“谁不说呢！这不我给自留畜打搅点过冬的草。”

“我刚才听你念佛经，就知道你是想在大灾年驱驱邪……”

“唉，这两天一合上眼老是作恶梦呢！”

“在这样大灾年，谁不心慌慌的。可是娜仁花让死守在这儿，你是上中牧，团结对象，怕什么？凑上几个人跟她去闹！不然，说句丧气的话吧：凶多吉少，大难临头呵！”

公社办公室。

毛主席给娜仁花的那只大苹果，镶在绿绒衬底的玻璃箱里，放在一个小立柜上面。

桌子上摊开一张《布尔塔拉人民公社治理沙漠规划图》。

娜、华、莎、哈围站在桌旁。

娜仁花：“这次我们在内地参观许多农业先进单位，他们五八年大跃进时，都修了水库，现在已经受益。根据他们的经验，我们在远景规划中提出修建沙漠水库，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
哈吐：“那当然！沙漠，就是干旱；不抓水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大沙漠！”

纳木尔开门走了进来。

娜仁花：“大叔，您还没休息？”

纳木尔：“苏格他们有没有信？”

鲁华：“我们正在等电话。”

纳木尔：“大风老这么刮，流沙漫路，拉粮的车队就更难进来了。现在就有人散布什么‘凶多吉少，大难临头’的谣言，要是粮食不能按期拉来，阶级敌人还要钻空子捣乱的。”

娜仁花：“敌人暴露是好事。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

我们，我们的两眼更要紧紧盯住他们！”

门外传来汽车声。

旗委副书记塔拉拍打着身上的尘土，走进来，后面跟着达木林。

众：“塔拉同志，你好！”

塔拉：“你们好！都在这儿。”

纳木尔：“怎么这么晚才到？”

塔拉往椅子上一瘫：“推了一天车，精疲力尽。先打个招呼，娜仁花，这一次我来是想了解一下，为什么你一回来就把你们公社的度荒方案给一风吹了？”

娜仁花欲作解释，但被塔拉摆手阻止：“现在大风期到了，我看你们今年怎么过冬！……噢，今天不谈了，不谈了，明天上午我要亲自听你汇报！”

塔拉先走出门去，达木林紧紧跟随。

一阵汽车开动声。

娜仁花同大家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娜仁花：“是特地请来的。”

纳木尔：“看样子还要来一场风暴。”

娜仁花：“沙漠人民在风暴里长大的，不要紧。”

塔拉走在居民点的街道上，在晨雾中有几个挑水和赶牛犊的妇女向他寒暄。

塔拉想着自己的心事，缓步前行。

塔拉走进了娜仁花的家门。

正在喝早茶的娜仁花、拉格瓦和巴达玛都很惊奇，他们不约而同地说着：“你好！”但心里对这位旗委副书记大清